

有沒有初次來聽經的？我是問，同學當中初次來聽的，女同學當中有沒有初次來聽的？以前沒聽過，初聽。這部經比較上要深一點，不一定會有興趣，好在我們講座是老同修多，好在是同修當中老參的多。諸位以前聽過《大乘起信論》的舉手，我看看有幾位？聽過《起信論》的，你們女同學當中都沒有？只有一位。既然是這樣的，我們首先要說明佛教是什麼，必須有個明確清晰的認識，而後才能真正談得上修學。佛教，一般講這是從印度傳來的，不是我們中國的，這種說法只是就表面上來看。而實際佛教是講我們個人心性的學問；換句話說，它是無所從來。因為是屬於自己本身的，所以稱之為內學道理在此地，我們不能把它看作這是外來的。心外求法那是外來的，外來的在佛門裡面講外道，那是外來的。這個意思，在一切大乘經裡面說得很多。諸位在學校裡，或者在學社當中，我相信《佛學概要十四講表》都曾經討論過，有沒有？《十四講》有沒有討論過？那就行了，第一講裡頭「先明佛意」，諸位從第一講當中就能夠了解，在此地我們就不必多說。

佛教之體是智慧，這個智慧絕不是我們概念當中的聰明智慧，不是的。而是本性裡面，本來具有的智慧，這就是佛教的理體。當然有體它就有作用，作用我們稱之為覺，覺照萬法，所以，佛這個字也就翻成智慧、覺悟。覺悟是要依智慧生起；換句話說，有了智慧那就無所不覺。萬法我們從大的方面來區分，不外乎人生與宇宙，人生宇宙它的真實相是什麼？換句話說，它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，真相如何，徹底明白了這叫做覺。我們曉得，世間法乃至於有些所謂出世間法，都是在追究這個問題，人生宇宙從哪裡來的？人生

宇宙彼此有些什麼關係？這都是每個人，尤其是宗教家、哲學家、科學家們所關切的問題。幾千年來有沒有一個令人很滿意的答案？可以說一直到今天都沒有。這個問題可不可能有一個正確的答案？有許多人懷疑，認為這個很難。可是在佛教裡面確實有很正確、很肯定的答案，要我們去證實。這樣好的一種教學，為什麼世間人不能接受？照理說這麼好的東西應該人人接受。現在教育這麼發達，這樣普及，這麼好的一門學問，還拒之於門外，學校裡還不開這個課，這些當然是令人疑惑的地方。

現在大學法修改了，學校裡可以開這個課程，縱然是開了這個課程，在我想像當中，還是不能解決問題。為什麼不能解決？就是佛學的方法很特別，跟世間所有的教學法都不相同。你說運用世間最科學、最進步的教學法，用在佛學上無能為力，這個麻煩在此地。它有它特別的教學法，如果不用它這個教學法，我們不容易證明佛所見到的境界，佛所見到的事實真相。這個事實真相是什麼？第一個宇宙人生的來源，佛跟我們講是自己心識所變現的。正是所謂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是自己心識所變現之物，這是佛知見。我們學佛人在經典裡面這樣的句子看得太多，這樣的話也聽得太多，縱然聽上幾萬遍，我們還是不能相信，還是不能夠接受，甚至於還誤會。我這個心，這麼小的一個心有那麼大的能力嗎？能創造宇宙嗎？這就是連自己的心也搞不清楚，這個確實是個大問題。

佛所講的真心，真心在不在我們這個身體裡面？不能說不在，如果說不在的話，那我們這個身體還在我們的心外嗎？哪有這個道理？如果說在裡面，外面是不是？所以你們讀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一開頭「七處徵心」、「十番顯見」，這些開導都是啟示我們，教我們在言語文字當中覺悟，體會到確實我們有個真心，真心是萬法的主宰，能生萬法。因此，萬法與我，就是宇宙跟人生是不一

不異的，不能說是一，也不能說是異。你要說是一相，這個世界宇宙森羅萬象，它的相狀不相同，作用不一樣，所謂十法界依正莊嚴，從這裡看它不一。可是又沒有兩樣，這一相同，同什麼？同一個理體。再可以說是同一個性相，這就是了義經典裡面所講的不二法門。一切法不二，又不一又不二，你們想想看這裡面的境界，所以稱之為一真法界。一真就是不一不異，這是佛之知見，是個徹底覺悟的人他觀察宇宙萬有的現象，事實真相如此。這是我們說明佛的體與用。

再說到教，教就是教學，或者我們說是教育。因此，我們要是把佛教看作宗教這就是迷信，那就開頭就錯了，這一錯錯到底，永遠你也不會開悟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佛教不是宗教，而是智覺的教學。這是它的真面目，我們總要把它認清楚，是大智大覺的教學。從教這個字來說，這是聖賢對一切眾生的設施，無論是言語文字，乃至於種種的藝術，它都是屬於教學的。它教學的方式、方法可以說善巧之極，不是我們世間這種種教學法能夠跟它比擬的。說到學，是我們後覺效法先覺，這就是學。佛菩薩，佛是聖人，菩薩是賢人，他們是已經覺悟的人，先知先覺。我們今天開始來學，發心來學這是後知後覺。我們修學的目的，就是要圓滿徹底證入佛知佛見；換句話說，我們要證實宇宙人生是心識所現的。我們要證實宇宙人生是不一不異的，這就叫破迷開悟，所得的成果是離苦得樂。佛教的大義，我簡單跟諸位介紹到此地。所以我們首先要有一個肯定正確的認識，這是學佛的基礎，也是真正的第一課。

其次我們要講這次講座的因緣，如果從遠因來說，在我四十七年到台中親近李老師的時候，我是剛剛到那邊去。老師教我一個原則，他說學佛必須要先明教理，要從這個地方下手。如果教理要通達了，這個理是貫一切法的；換句話說，一切法都通達了，不但是

出世間法，世間法也通達。但是，這點不容易，這點在佛門的術語，教下講大開圓解，禪宗裡面講大徹大悟，就是從這下手的。這是最上乘的，而且也是最快的，最圓滿、最究竟的修學法。如果不行則不得已而求其次，求其次就是要從教義上下手，要從這個地方著眼。所以李老師一開始教我，就不主張在字裡行間去研究、去探討，他不是這樣教給我的。教義，義與理是貫通的，但理是圓滿的，教義是局部的，能夠通達一部分。譬如說法相有法相的教義，法性有法性的教義，他能夠通達一部分，這都是非常好的教學法。

在文字裡面、在註疏裡面所謂尋枝摘葉，這個修學可以說是笨拙的修學法，充其量也只能說是一部經怎麼個講法、怎麼個修法，換上一本就不會了，這種學法都是不善於修學的。我們俗話講就是讀死書的，死讀書的，不能夠舉一反三、聞一知十、觸類旁通。老師這個開導，我們聽聽很有道理，所以我就請教他，應該怎麼學法？他教給我的是專心聽講。而引起的是因為在聽講當中我寫些筆記，他看到我記筆記，講完了之後下來告訴我這個方法，不必記筆記，不要用思考，為什麼？思考是第六意識。所以我在台中十年也就沒有寫筆記，只是聽。十年，我寫的筆記大概只有半本，就是平常的筆記本，十年這一本筆記本沒有寫完，後面大概空了有一半。這就是老師告訴我的，不重視在記憶、不重在研究，要緊的是要開悟，要去悟。這就是提出教理與教義的重要性。

近因緣是你們同學們來啟請，實在說在這幾年來，學佛的同修們，往往都不免為邪外障道，就是邪知邪見，就是旁門左道障礙了我們的正修。這部論它的好處，就是替我們破除邪外的障礙，起信入門。這部論是屬於宗經論，論有兩大類，除宗經論之外，另外一類的叫釋經論，釋經論是解釋經文的，一句一句來解釋的，譬如《大智度論》就是釋經論，它是《摩訶般若經》的註解。因此，一切

經的註疏都叫做釋經論。宗經論就是剛才像李老師所講的，它是著重在教理、教義上的探討，不是解釋一部經、一部論。這部論的依據，可以說是依據一切大乘了義的經；換句話說，這部論裡面所講的就是大乘了義經的教理教義。

這部論裡面所說的這些道理，要是能夠貫通了，將來你去讀大乘佛經，意思自然就能夠貫通。它是大乘教義的精華之所在，所以它比一切經要深得多，也要難得多。一開頭就學這門東西，實在是有點不太容易，就好像小學生到大學裡面去旁聽，去聽聽他們講的是些什麼，當然免不了有困難。應當是要在佛法裡奠定有相當的基礎，然後再學這部論，這才能夠真正的達到「大乘起信」的目的。這個信字非常不容易，不要說是我們初學好像也皈了依、信了佛，沒那麼簡單。真正講到這個信字，斷疑才能生信，我們現在對自己、對環境、對宇宙、對人生還有沒有疑問？如果有疑，有疑就不信，都沒有疑問了這才叫生信。「大乘」是什麼？大乘就是真如本性。大乘就是自己真心理體，就是一切宇宙人生萬有的根源，這就是大乘。所以曉得它這個境界是相當高的，門檻很高。

這部書的功德利益都在因緣分中，我們再來詳細的跟諸位做個介紹。這一次講席的方式，經本我們採取梁真諦三藏的譯本，我們用的課本，是壽冶和尚從前在香港他排印的本子，在那邊大概也是以當地青年學者為對象，所以後面是唯識的部分，是個很好的教科書。這裡面冠著有科判，這個科判是賢首國師的，也就是《起信論義記》的科判。《起信論》的註解可以說是非常之多，在中國、在日本都是很流行的一部書，也可以說是為學佛人所必讀的一門課程，因此，自古以來註疏就很多。可是在一切註疏裡面，要以賢首大師的《義記》為本源，一直到今天凡是探討《起信論》的，大概都是脫不了賢首大師的關係。所以這個科判就是賢首大師。

這次在註疏裡面，我介紹三種給諸位做研究參考的資料，這個三種在台灣都有流通，很容易找得到的。第一種就是清朝灌頂大師（續法大師），他所輯的《大乘起信論疏記會閱》，這是大乘精舍前年翻印的，根據《卍續藏》這個本子印的單行本。續法大師他是乾隆時候的人，在清朝一代這些法師當中，也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人，他的著作相當的豐富，也有不少書最近在台灣都有單行本流通。這位尊者他的註疏可以說是不厭其煩，很詳細的把經義介紹出來。因此，他註解的本子分量就很多，有許多人怕麻煩的，看到他的註解就顯得囉嗦。你要是不怕囉嗦、不怕麻煩的，讀他的東西有好處，為什麼？囉嗦是囉嗦，說得詳細、說得周詳，這是個很好的註解。第二種，我跟諸位介紹的就是慈舟大師的《述記》這個本子，這是往年自由書局印的，印的時間很久了，可能現在流通的很少。我在南部跟莊居士，我跟他商量，他很發心，他說他要翻印，我也鼓勵他翻印。如果能夠印出來之後，他是贈送的，我們等待這個機緣。這是很好的一個註解，這是近代人的註疏。

第三種也是大乘精舍最近印的，是豐子愷翻譯的，日本湯次了榮所註的《大乘起信論新釋》，這也是一種很好註解的本子，很便於初學。慈舟大師、日本的湯次了榮，都是根據賢首國師的《義記》，諸位要是把這三種註解合起來看都很好，為什麼？因為所依據的思想都是賢首國師，並沒有牴觸之處，所以這三種註解可以合起來看。由於我們的講座時間很短，就是受時間的限制，只能把參考書介紹給諸位，沒有辦法依古德註疏來給諸位做詳細深入的探討。這次我們這個講解主要的參考，就是我在此地跟諸位講的，主要參考就是依據慈舟法師的《述記》，是依據這一本。這是講席的方式，給諸位就介紹到此地。

末後需要說明就是修學的態度，這個關係很大，可以說是成敗

關鍵的所在。佛法講兩門，就是行解兩門，行是著重在實踐，解是講的學問、理解，我們講學就是講的理解，講修那就是講的用功。古大德給我們提出兩條綱領，解門就是在學問上說，要消歸自性，這個我得要說一說。我們現在所發生的病症，就是沒有辦法消歸自性，沒有辦法消歸自性就變成什麼？就變成了知見。為什麼？我們聽了、我們學了並沒有消化，縱然是你用思惟去研究、去討論，全用的是第六意識。第六意識在那裡分別，第七識的執著，以後藏在阿賴耶識裡頭變成種子，我們現在搞的是這一套。這是病，這個沒消化，好像我們吃東西一樣是食而不化。你們都是學醫的，如果說是我們東西是吃了很多下去了，這個腸胃沒有消化的作用，酸甜苦辣鹹好比第六意識，舌頭好比第六意識，舌頭知道酸甜苦辣鹹，味道很不錯，下去了，下去了不消化，都藏在腸胃裡面，這愈積愈多是要送命的，不能消化。所以我們要是學東西這個學法，到後來就變成什麼？邪知邪見。裝了一肚子佛法，裝的誰的？統統裝的別人的，不是自己的，自己一點受用都沒有。

消就是要消化，歸要歸到自性，不能歸在阿賴耶識，落在阿賴耶識裡面就變成種子、習氣，你們在唯識裡面講到名言習氣，名言習氣從哪裡來的？就是從這麼裡頭來的，你多看多聽這些習氣。這些習氣一個就變成了邪知邪見，所知障；一個就變成了煩惱，叫煩惱障。諸位想想，你有煩惱障、有所知障，你怎麼能開悟？這個幹法，幹上三大阿僧祇劫還是枉然。你們不要說我這個話說得過分，一點也不過分，我們過去生、過去生不曉得經歷多少三大阿僧祇劫，到現在還是博地凡夫。問一問為什麼不能成就？不要說是大成就了，連個帶業往生都沒有混到，真是可憐。為什麼？就是為了二障。你要是說我們過去生中沒有學佛，沒有好好的去修行，這個我不相信。我眼睛裡面看諸位同修們，你們在過去生中，不知道親近多

少佛菩薩，發心修行也是精進不懈怠，為什麼沒有成就？就是不曉得消歸自性，統統都藏在阿賴耶識裡頭去了，這是講學我們不會學。

會學的，跟諸位說，決定不藏在阿賴耶識裡頭，完全消化了，被身體各部門吸收了，滋養身命。所以你要能夠消化，化歸自性了，這是滋養法身慧命。這完全不一樣，一個是吃了就消化，一個吃了不消化，這點我們得認清楚。修行我們會不會修？不會修，我們也搞錯了。就是求解，我們不會解，都變成了邪見，增長邪見。修行的時候是增長煩惱，增長無明，搞錯了。會修行的人是轉識成智，轉煩惱成菩提，這是會修行的人。會修行的人沒煩惱，他一遇到煩惱，他就能把它變成菩提，把它能變成智慧。我們不會修行的人，把菩提轉變成煩惱，你看看這個糟糕不糟糕？一天到晚在境界裡頭生煩惱，所以我們在行門、在解門都搞錯了。在學問裡頭求開悟，在行門裡面求證果，如果說在這個方向上就錯誤了，那結果當然是談不上。這是佛祖、古德教給我們的，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兩句話。解要消歸自性，行要轉識成智，我們的功夫就上軌道了，功夫也就得力。

因此，不必依他人門戶，自己要求獨立，不要依靠別人。諸佛菩薩都不依靠，還依靠什麼旁門左道，佛門裡面看多少修道的人，你看，稱之為無依道人，無依就是獨立的。我們今天聽佛講經，接受佛法，我們依不依靠佛？不依靠佛。如果依靠佛那就錯了，依靠佛被佛牽著鼻子走，這不算好漢。釋迦牟尼佛絕不幹這個事情，這是佛教與其他宗教不一樣。其他宗教都是教主牽著教徒走的，佛教沒有，佛教是平等的。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，你們同修當中參加過圓覺寺講座，佛在《華嚴》、《圓覺》裡面講過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。他怎麼會牽著你的鼻子走？現在我們就要自己證明，我本來



是佛，我們要把這一句話給證實。可見得成佛是本來成佛，佛在《楞嚴》裡面講，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，不過就是證明這個事情而已。

因此佛法裡面講皈依，特別著重在自性三寶，自性佛、自性法、自性僧。不是心外的三寶，不是心外有佛。自性佛就是一念覺，自性法就是一念正，自性僧就是一念淨（清淨）。諸位要記住，一念才有覺、才有正、才有淨，二念就沒有了，二念就起分別、起煩惱。諸位要能夠體會到這個意思，就能建立修學基本的態度，就是說聽都是一心，說聽都用一心，決定不用二心，二心是第六意識，是分別心。一心還不能悟，不要緊，為什麼？再一遍、兩遍、三遍，古人是讀經千遍萬遍必定能開悟。千遍萬遍是練什麼？就練一心。我們讀經目的是在求一心，講經、聽經的目的還是在一心。如果我們講經用分別心講，諸位聽經用分別心聽，這說聽都錯了。如果用一心說聽，給諸位說，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；你一心而聽，是聽而無聽，無聽而聽，這個裡頭有味。

所以這個方法與世間最科學的教學法不相同，不是一個辦法，它是個特別的方法。唯有一心與一真法界相應，一真就是真如本性，所以，禪宗裡面提出的口號叫「識得一，萬事畢」。只要你什麼時候能夠認識一了，一切萬法都圓滿。如果你在二、三裡面去探求，那是恆沙劫之後還是得不到結論，得不到一個圓滿的答案。這就是佛法教學的方式態度，與世間法的教學完全不同的所在。我們如果是明白、懂得了，從今以後我們就運用這個方法，鍛鍊這個方法，自己才能像佛菩薩、像古大德一樣，大徹大悟、大開圓解，了生死超越輪迴，或者生他方諸佛國土都做得得到，都是事實，不是欺騙人的。更希望的，是同學們能夠從這部《起信論》裡面，奠定修學的根基。

在以往楊仁山居士就是從《起信論》入門，這也是一個大菩薩，在他傳記裡頭記載的他學佛的因緣，是有一天逛舊書攤，在舊書攤裡面看到一部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他就買回去了，這愈看愈有味道，就從這個地方真的就起信入門了，所以他是以《起信論》為基礎。在解門裡面他是專攻《華嚴》，就是用《起信論》的理論入《華嚴經》。行門裡面他是念佛的，行在彌陀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。這都是我們的典型，是我們的模範。這個因緣我就講到此地。

下面是按照講經的方式，我們也一切都省略，但是經題總得要說說，這個題目是《大乘起信論》五個字。我們先說「大乘」，剛才講了，此地的大乘不能跟一般的大小乘的說法來說，為什麼？一般大小乘是從教上講的，今天這個地方是從理上說的。這一部書是一切大乘教理、教義的精髓，所以我們要從義理上講。就教相上來說，小乘，是對一些心量志趣都比較劣的一類眾生說的，佛教他們都是講淺顯的道理，他們容易接受。所以對小乘人佛是只講到第六識，末那與阿賴耶，佛是不給他們講的，講了他也不懂。大乘法是根性利的眾生，志向也大，佛給他們講究竟圓滿的大道理，教他們也能夠證入。這種說法都是從教相上說。從教理上講，大乘就是指的眾生心，本論上也講到，為什麼說眾生心是大乘？這個大在理上說，就不是大小的大，而是讚歎之語。《論》裡面也說體、相、用這三大，所謂是說的一心三大，就是講的體相用。

我們在《圓覺經》、《華嚴經》裡面，講的「大方廣」，就是這個大的意思。一切萬法都不離自性，心生萬法，所以這是一切大乘教義之所依據。大乘法裡沒有別的，就是教你認得真心，我們在《圓覺經》裡面講的清淨心，我們講信解行證，信就是清淨心，解的還是清淨心，乃至於所修、所證的都是清淨心。在《起信論》裡面講菩提心，所謂「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」，在《圓覺經》裡面只

講了一個清淨心。這是大乘一乘了義佛法，它的修學、他的目標全都是一個。

「起信」，起是生起，要我們從大乘法裡面生起信心。可是信心的生起不是感情的，所以說佛教不是宗教，為什麼？宗教都是感情的。對於它什麼情形並不了解就相信了，人云亦云，上帝造人、造萬物，你就相信了，這個相信是感情的相信，不是理智的相信；理智的相信，要拿出證據來。上帝你造萬物，誰造你？總得要把這個根源搞清楚才相信，沒有搞清楚咱不相信，所以這個信不是迷信，是正信。我們現在學佛的一些同修信了佛，說實在話，那是宗教式的信仰，不是正信。為什麼？佛教是什麼都搞不清楚，所以他這個信沒有根，當然更不能產生作用。真正的信心從什麼地方建立？要從破疑而後才能生信，一切的真相都大白了，都搞清清楚楚，沒有疑惑了，這個時候的心就叫信心。不必說我現在相信，用不著，你說我現在相信了，那還是不信。沒有疑就叫信，有疑這就不信；換句話說，我們要想在大乘法裡面起信，必須對大乘法通達理解，這才能生信。

「論」，這是也說明了這部書的體裁，論是討論、議論，文章裡面，馬鳴菩薩假設的一問一答，反覆的來討論、來辨別這些道理，教我們在一問一答當中，覺悟大乘佛法的教義與教理。明瞭以後，於大乘法中自然就能夠生起信心，所以稱之為《大乘起信論》。至於菩薩作論的因緣，我們在經裡頭因緣分再說，因為他說得很詳細，不必我們再多講。這部論的著作人是馬鳴菩薩，馬鳴菩薩的傳記，這事略在此地我也就把它省掉，為什麼？註疏的本子上都有，希望同修們利用空餘的時間，自己去看一看，《會閱》裡面很詳細，《疏記》好像我們圖書館，我在書架上看到還有一本，諸位人數不多，可以翻一翻、可以看看。

翻譯的人，這個本子是《起信論》，在國有兩種譯本，第一種譯本，就是「梁天竺三藏法師真諦」所譯的，諸位現在讀的這個本子是第一種譯本。第二種譯本是在唐朝時候，就是武則天做皇帝，是「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」所翻譯的。實叉難陀大家對他都很熟悉，因為八十卷的《華嚴經》是他翻的。所以先後有兩種翻譯，這兩種翻譯自古以來，最盛行的是真諦的本子，在中國、在高麗（就是韓國）、在日本，所流傳的最為普遍是真諦的本子。至於實叉難陀所譯這個本子不太流行，而註解只有一種，就是蕩益大師的。你們也許看到《起信論》的註解裡頭，有《大乘起信論裂網疏》，蕩益大師註的。《裂網疏》所用的本子是實叉難陀翻譯的，跟我們這個本子不一樣，跟真諦大師的不一樣。而且實叉難陀的譯本只有蕩益大師的一種註解，沒有第二種註解。真諦這個本子的註解有幾十種，這是順便在此地跟諸位介紹的。

你們同學們要求要講《起信論》，我回來之後就印這個本子，這個本子印好了之後，我又發現了一個本子，我自己收藏的這些書，那些線裝書好久我都沒有去看它。我發現一個本子就是這兩種本子，就是梁譯跟唐譯的，我有個本子這兩種翻譯的論文都合在一起的，這個本子如果做為課本也是非常的理想，但是這個本子已經印出來了。我在講台上用的本子就是這兩種譯本合起來的，但這只是用照相翻印印出來這個本子。所以這個頂行就是真諦所翻譯的，低下來這一行的就是實叉難陀翻譯的，這個也只有論文，沒有註解，但是科判，是賢首大師的科判，跟你們科判是一樣的，所以這個本子也非常的理想，就是把兩種版本也同時能夠看到。將來有機會，我再把這個本子把它印出來，這個本子分量很少，頁數不多，它只有論文並沒有註解。

人題，我跟諸位略為介紹一下，詳細的你們自己去參考傳記。

梁是梁武帝這個時代，《大乘起信論》的翻譯，是在「梁元帝承聖三年」，公元五五四年，這個諸位要記住，公元五五四年九月初十於衡州建新寺翻譯的，所以這個年代、日期記得很清楚，地點，就是翻譯的處所也記得很清楚。翻譯的人是「天竺」，天竺是印度古時候的稱呼，真諦三藏是印度人。三藏法師也不必在此地多說，通達經律論三藏的，他翻譯的。第二次的譯本就是實叉難陀，他是在唐朝武則天做皇帝的時候，年號是聖曆三年，是公元七百年，這個前後相差大概是一百五十年的樣子，這就是真諦法師翻譯之後，就是一百五十年之後，實叉難陀又做了一次翻譯，這是兩次的翻譯。唐朝這個翻譯的時間、地點記載得也很清楚，實叉難陀在聖曆三年就是公元七百年，也是在十月，他是在東都佛授記寺翻譯，東都就是洛陽，是在洛陽佛授記寺所譯出來的。人題也就不必多說了。請看經文：

【歸命盡十方。最勝業遍知。色無礙自在。救世大悲者。及彼身體相。法性真如海。無量功德藏。如實修行等。】

照賢首大師《義記》的科判，本《論》也是分為三分，就是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序分裡面分為兩科，第一個小段，就是「歸敬三寶」，歸敬三寶裡面有兩首偈，第一首偈這是皈依三寶。第一句講的『歸命盡十方』，「歸」是皈依，「命」在我們一切眾生的概念當中，總是以身命是第一。我們在最危急的時候，可以把一切都能夠捨掉，保住自己身命這是第一，可見得我們把這個命看得這麼重。能夠說盡命皈依，這是到了極處，這是就眾生分上來說。命也能夠說作法身慧命，法身慧命才是我們真正的皈依處。「盡十方」是說明我們所歸敬深廣遠大，不是皈依一尊佛、一個法門，或者是一個僧團，那更不是一個法師，這裡面我們都要留意的。

古大德接引初機跟我們講皈依，在境界相裡面，一定是盡十方

的，絕不是說皈依我這個廟，我這廟就是你的道場；皈依我這個師父，除了我之外都不是你的皈依師，這就錯了。皈依是皈依三寶的，我們念皈依偈也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並沒有說皈依某某法師，沒有，而某某法師只是給我們在行皈依禮的時候，做個證明人而已。你替我證明我是皈依三寶；換句話說，三寶就是我們的老師。無論是賢愚都要平等的看待，這個才是真正皈依，這個地方說的這個心量更大了，盡十方界一切的佛法僧寶，這是我們歸命之處。這一句是總說，下面是別明。

『最勝業遍知』，這是說明我們所歸敬的三寶，三寶依照佛法僧次序來說明。先說佛寶，佛寶裡面有三句，第一句是講佛的意業，但是在此地諸位要記住，說三寶就是說的自己，先前跟諸位說過，皈依的是自性三寶。因此，在住持三寶裡面，我們要能夠消歸自性，皈依到自性三寶當中，那就有無量無邊的功德。第一句說的是意業，「最勝業遍知」，最為殊勝，再沒有超過它的。業是講業用，這個意業的起作用，什麼作用？遍知，無所不知。這個知就是智慧，到後面我們所講的根本智與後得智。佛最勝業遍知現前，我們自己本性裡頭，本來具足最勝業遍知，現在不能現前；不能現前這是有障礙，並不是我們的智慧失掉了，跟諸位說，從來沒有喪失過，不但沒有喪失，也沒有被染污過。只是為煩惱、所知這兩種障礙礙了，我們的智慧不能現前。去了障礙，我們的正遍知與諸佛如來是無二無別的，這是我們應當要曉得，要相信的。

第二句是講的佛的身業，『色無礙自在』，「色」是講色身，我們今天這個色身是有礙，不自在。而佛的色身他是無礙、是自在，這是不一樣的地方。為什麼他無礙，我們有礙？佛在經上常講境為心轉，心能轉境，我們現在的心不自在，所以你這身就不自在，在用的是妄心不自在，所以我們有身不自在。如果我們捨了妄心而

用真心，真心是自在的，我們的色身也就自在了。下課。